



「抗戰到底，始終不渝，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，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！」

——第七戰區司令長官、第23集團軍總司令劉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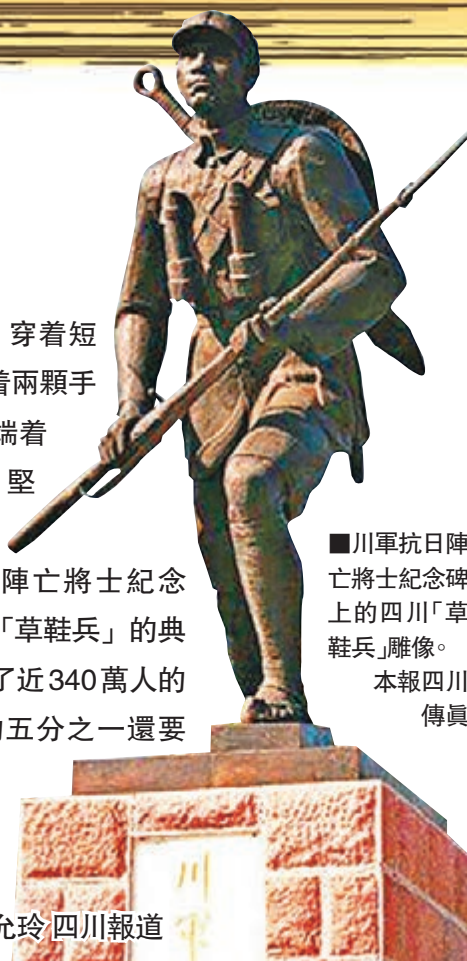
A7 ■責任編輯：鄭慧欣 ■版面設計：美術部 2015年8月6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
巴蜀340萬人出征 佔全國五分之一

無川不成軍 草鞋兵揚名

一名年輕的士兵，腳蹬破爛的草鞋，穿着短褲，身着舊式軍服，打着綁腿，胸前掛着兩顆手榴彈，背着一把大刀和一隻斗笠，手裡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老舊步槍，前傾着身軀，堅毅的面龐正對着東方……四川成都市人民公園屹立着一座高大的「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」，上面的「無名英雄」雕像是四川「草鞋兵」的典型形象。抗戰全面爆發後，四川共提供了近340萬人的兵源，佔全國同期實徵1,405萬餘人的五分之一還要多。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譚曉鍾說，幾乎全國所有的參戰部隊都有川軍，「無川不成軍」之說由此而來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、實習記者 張允玲 四川報道



■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上的四川「草鞋兵」雕像。本報四川傳真

■98歲的抗戰老兵趙步雲向記者憶述戰場情況。本報四川傳真



1937年9月5日，上萬川軍代表、各界群眾在成都市人民公園（前身為少城公園）舉行出川抗戰誓師大會。會議結束，川軍將士揮別親人，開赴抗日前線。8年裡，川軍從上海戰到湖南長沙，從山西戰到山東，再到緬甸雨林深處，轉戰於13個省市，幾乎經歷了抗日戰場的所有著名戰役。

踏草鞋推雞公車抗日

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譚曉鍾介紹，1937年9月首批川軍分三路出川，奔赴抗日前線。第一路由第22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率領，轄第41軍、45軍、47軍，在山西壽陽、陽泉一帶投入戰鬥，然後轉戰山西、河南抗日前線。第二路由第23集團軍總司令劉湘率領，轄第21軍、23軍、44軍，奔赴參加南京保衛戰。第三路由楊森率領第20軍，直接開赴上海，參加淞滬會戰。三路大軍共計14個整編師，20餘萬人。

「那時，我們的運輸工具是『雞公車』（一種人力獨輪車），戰士大多穿草鞋步行。」93歲高齡的四川眉山籍抗戰老兵陳文輝說，腳穿一雙草鞋，身背一頂斗笠，肩掛一支「老套筒」（「漢

陽造」步槍），幾乎是川軍的標配。沿途百姓熱烈歡送，給川軍取了一個綽號「草鞋兵」。

血肉之軀禦鋼鐵洪流

1937年10月12日清晨，楊森率領的川軍第20軍抵達上海南翔火車站，戰士們能清晰地聽到戰場上傳來的隆隆炮聲。此時，日軍登陸的兵力已達20萬人，整個淞滬戰場岌岌可危。

當天，楊森便接到淞滬戰區第6兵團司令薛岳的電令：「死守上海郊區大場、蘆藻濱、文家場。」川軍老兵張文治回憶，部隊開拔到大場，那裡是蘆葦蕩連着棉花地，工事、掩體極其簡陋。

10月14日，日軍憑藉飛機、大炮，向陣地發起猛攻，802團與日軍展開殊死較量。16日傍晚，日軍發起又一輪攻勢，眼看陣地不保，團長林相侯衝出戰壕，吼聲震天，不幸頭部中彈壯烈犧牲。

「戰場上遺屍遍野，有的傷者還在血泊中輾轉呻吟，我們踏着勇士們的血跡勇往直前……」18日，804團奉命收復失地。

「裝備拚不贏他們，我們就拿命去拚、拿命去擋！」98歲四川彭山老兵趙步雲介紹，日軍非常兇殘狡猾，他們將氧氣球升到半空中偵察，想打哪兒打哪兒；先用飛機炸，然後用大炮轟，再用坦克開道，川軍只能用血肉之軀抵擋日軍的鋼鐵洪流。

淞滬血戰幾全軍覆滅

撤出淞滬戰場，楊森的20軍，傷亡7,000多人，僅剩一旅人馬。43軍兩個旅傷亡超過80%，幾乎全軍覆滅。經過7晝夜的血戰，川軍也重創日

寇，打死打傷日軍6,505名。

在徐州會戰中，王銘章率122師死守滕縣，以弱敵強，3,000將士全部殉難；在長沙保衛戰中，川軍表現神勇，133師398團第1營為阻擊日軍，500餘人戰死沙場；在中條山戰役中，47軍軍長李家鈺親臨前線，拚死搏鬥，殲滅大量日軍，在掩護友軍撤退時，不幸頭腹中彈，以身殉國……

8年抗戰，出川抗戰的川軍達340萬之眾，傷亡64萬多人，參戰人數之多、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。



■98歲抗戰老兵馬定新在成都「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」前用自己的拐杖還原「拚刺刀殺鬼子」。資料圖片

棄學當白衣天使 戰地玫瑰難忘英勇川軍

「巾幗英雄，抗日女兵，獻給戰地玫瑰王書君女士！」7月中旬，記者在成都市馬家花園敬老院見到了這位已年屆96歲的「戰地玫瑰」，其寢室裡一面鮮艷的錦旗格外引人注目。只見她雖形體削瘦，滿頭銀髮，但精神矍鑠、熱情爽朗，見面便給記者一個溫暖的笑容。

王書君出生河北保定，藉陪弟弟讀書考入保定第二女子師範學校。1937年，「七七事變」爆發，王書君與幾名同學一起奔赴河南信陽，進入戰地醫院學習護理，成了一名白衣天使。

醫療條件差 沒日沒夜忙

1938年，王書君所在的醫療隊編入池峰城的31師，開拔江蘇徐州前線。日軍磯谷師團在飛機、

坦克、大炮的掩護下進逼山東台兒莊。池峰城所部臨危受命，拚死阻擊，傷亡極其慘重。

「一個鐵閘子（閘欄列車車箱）裡，大約有二三十名傷員，躺着的、坐着的都有，有的傷口碗口那麼大。」王書君用顫顫巍巍的手比劃着說，當時醫療條件非常差，只能對他們進行簡單的清洗、包紮。傷員不計其數，人手有限，她們沒日沒夜地忙，睜了就枕塊磚頭在稻草上休息片刻。

重傷回戰場 再見人已亡

提起川軍，王書君擲地有聲：「川軍英勇，非常英勇！」

「那是一名來自四川的小伙子，只有十六七歲，身受重傷，傷口還流着血，正在給他包紮，



■戰地玫瑰王書君向記者展示戰利品。本報記者李兵攝

他卻嚷着上戰場。」王書君說，一轉身小伙不見了，後來，在陣地上找到他時，他又多處負傷，「我把他摟在懷裡，直到他閉上眼睛。」「他還很年輕啊，多好的小伙子！」老人輕聲重複了許多遍。

抗戰勝利後，王書君得到一床毛毯、一個水壺、一個鐵盒等戰利品。那床毛毯保存至今，她說那是歷史的見證。

塵封逾七十載 陣亡書盼歸家

「彈中頭部、彈穿胸部、失血過多心力衰竭而死；面色黃，身材矮小，臉長黑痣；因戰況緊張，埋葬於湖北省隨縣十里鋪附近……」在成都市檔案館裡，一封未能發出的陣亡通知書，看後令人心酸悲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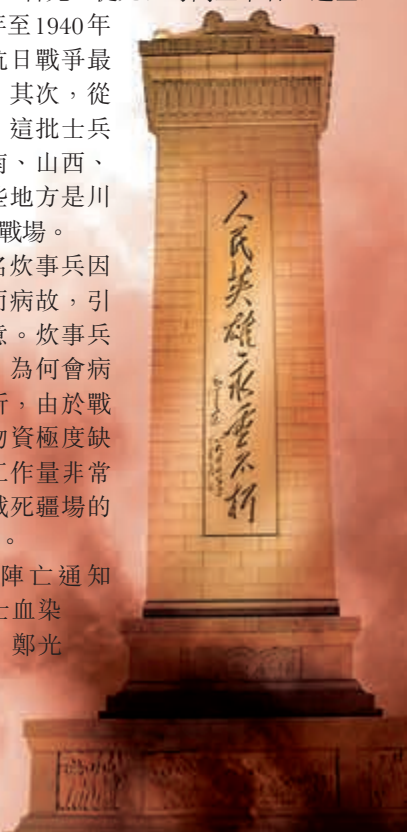
據成都檔案館工作人員介紹，該館還存着37封陣亡通知書，但因種種原因最後也未能送到他們的親友手中。年齡最小的18歲，最大的40歲，他們都是來自四川。

炊事兵病故 證物資缺乏

這批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川軍陣亡通知書現世，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。成都本土著名歷史文化研究者、《川人大抗戰》作者鄭光路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表示，首先，從死亡時間上看，這些士兵陣亡於1938年至1940年之間，這正是抗日戰爭最為慘烈的階段；其次，從犧牲地點來看，這批士兵大多陣亡於河南、山西、湖北等地，這些地方是川軍出川作戰的主戰場。

檔案中，幾名炊事兵因「積勞成疾」而病故，引起鄭光路的注意。炊事兵不上前線殺敵，為何會病死？鄭光路分析，由於戰場不斷轉移，物資極度缺乏，炊事員的工作量非常大，「他們與戰死疆場的士兵一樣光榮」。

「這一份份陣亡通知書，是川軍將士血染山河的見證。」鄭光路說，這是壯士出川最有說服力的原始物證。



關愛老戰士 與時間賽跑

「上個月才去看望一個老兵，沒想到一周前他卻離開了我們。」一位關愛抗戰老兵義工說，關愛老兵必須與時間賽跑，不然今後即便有那份心也沒機會。

「作為抗戰重要兵源地的眉山，健在抗戰老兵只有62人。」上述義工說，眉山抗戰老兵以平均每30天「走」一個的速度消失。據四川巴蜀抗戰史研究院統計，上世紀80年代，川軍抗戰老兵尚存9,000人，如今還剩下不到400人。

打手印激勵後人

如何讓這些老兵永遠「活」下來，激勵後人呢？

走進四川建川博物館老兵手印碑林，數十面透明鋼化玻璃

碑，呈代表勝利的「V」字型排開，每面玻璃碑上印着十餘個紅紅的老兵手印。遠遠望去，重重疊疊，排山倒海。

在民族危亡之時，也正是這一雙雙大手，持大刀、端機槍、埋地雷、擲手雷，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寇，力挽狂瀾，扭轉乾坤。

老兵們以手印永遠活在人民心中。

17名四川人 一人上前線

話你知道

8年抗戰，四川出兵近340萬人，佔全國20%，每17名四川人中有1人上前線，正面戰場抗日軍隊中每5、6人中有1名四川兵。

8年抗戰中，川軍將士踏過13個省市，行程7萬餘里，參加了28個大型會戰，守衛了五分之一國土。

8年抗戰中，據不完全統計，犧牲少將以上的將軍達25名（其中兩人因病死於戰場上），傷亡、失蹤共計64.6萬餘人。

■川軍推着「雞公車」出川抗日。本報四川傳真